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六十

兄弟

嘉

書惟孝友。兄弟克施有政。

詩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儻爾

籩豆飲酒之飶。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伯氏吹壎。仲氏吹箎。○爾
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無人。兄弟匪他。○此
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春秋左氏傳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春秋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

論語兄弟怡怡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孝經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荀卿曰。為人兄。慈愛而見友。為人弟。敬誦而不
悖。

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
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
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

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張載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善行

兄弟

虞舜異母弟象。性傲。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不蔽怒宿怨。封之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以富貴之。

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齊亦不肯立。俱逃去。國人立其中子。

周太伯與弟仲雍。皆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相與逃之荊蠻以避季歷。是為

王季而昌為文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列國。宋穆公。本宣公之弟。宣公以其子與夷幼。傳位於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君之子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愛後妻之子目夷。茲父亦愛之。言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臣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

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衛公子壽者。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公子朔之同母兄也。其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又使伋之

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其母不能止。乃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伋至痛。壽代已之死。涕泣悲哀。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

吳季子札者。王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也。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夢遏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遏謂諸弟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

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約以次繼立。必致國于季子。故遏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于外。夷昧之子僚逐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遏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季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號延陵季子。

漢陳伯家貧。與弟平同居。平好讀書。不事生產。伯力耕。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之。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賊。為所捕。琳自縛詣賊。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之。

許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

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
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
得並皆劣少。鄉人皆鄙武貪而稱弟能讓。由
是晏等俱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
不肖。盜竊聲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求
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
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家彭城。
紆性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

親自鞠養常與同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
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卒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王莽末歲饑兵
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
崇卒恭養其孤幼教誨問學有不法輒反
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姪皆愧而改過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
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挾兵結客遂往復
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

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鄭均。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楊厚。廣漢新都人。厚母初與前母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意。恩養博加篤。

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祿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減以遺寄。

魯恭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後令中牟。位至司徒。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豐為成。丕守

烹之。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疾。不如
孝肥飽。賊大驚。並釋之。且謂曰。可歸。更持米
糒來。孝求不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
不害。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
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
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
超恐固為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關上
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明帝甚奇之。召除蘭臺令史。

劉愷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而避封。有司奏請絕國。和帝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上納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遜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為中牟令。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遮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

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子兄弟。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姜肱。彭城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嘗同被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遽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

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乃兩釋之。

晉王覽字玄通，瑯琊人。與兄祥友愛甚篤。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采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趨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覆之。自後

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庚袞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瀉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劉洛。中山人。縣差充征。弟興私代之。背軍逃。歸州。以洛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慮。囚者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

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偽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偽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偽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南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鄉。行至西塞山。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存。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

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人以為精誠所致也。武帝聞而嘉之。

蔡廓考城人。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謝弘微為尚書吏部郎。叅預機密。兄暉歷御
史中丞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除猶
不啜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與之共食。見
其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
損。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
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
心之哀。實未能已。遂感咽廢食。歔歔不自勝。
吳欣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
起義。太子遣軍主華欽討之。慰之見執。將死。

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時發民為軍。薩代棘行。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遙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憾。太守張岱表聞。詔原之。仍榜其門。

後魏楊播與弟椿。津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

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泗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當世莫逮焉。

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同產，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請於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裴脩早喪父。二弟三妹並幼弱。脩撫養訓誨。甚至弟務早世。脩哭之慟。行道不忍聞。愛育孤姪過於己子。及將異居。田宅奴婢悉推與之。

房景伯性淳和。通知書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嘗寢疾。弟景先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容毀瘁。見者憐之。景先亡。景伯蔬食及期。哀痛如親喪。幼弟景遠亦終喪。哭臨不入內寢。鄉里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時除清。

河太守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
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
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
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
篇。語諸兄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乎。
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
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以禮義責讓之。明日

五倫書卷六十一
兄弟相率謝罪

北齊陸印。文宣天保初。為吏部郎中。遭母喪。毀瘠成疾。頓伏牀枕。弟搏遇疾。臨終。謂家人曰。大兄尪病若此。性至慈愛。搏死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家人。至祖載方始告之。印聞。一慟而絕。朝野悲之。

吳達之以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

亦不受田遂閒廢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
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
書不輟

盧操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
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
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引繩

如僮僕。三弟嗜酒。緙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
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相謂曰。
不意三賊有此令兄。某干犯長者。不義也。相
與拜操而去。母亡。訓養三弟。恩愛沒身不衰。
唐李知本事。親篤至。與其弟知隱。雍順。子孫百
餘。至貨用。僮僕皆無。間大業末。盜賊過閭。不
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賴
以免。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火燎其鬚。

姊曰。僕妻多矣。何為自苦。乃此。勣曰。姊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岑文本。棘陽人。太宗時拜中書令。任職久。賚錫豐饒。皆舍弟文昭主之。文昭時為校書郎。

多交輕薄。帝不悅。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
本對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
右。今若外出。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
愍其意。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
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
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
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
心離居。覓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

力報國。死無所恨。玄宗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為忻州刺史。

陸景融。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友弟。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事親有至性。母歿。居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其蓄。納管鑰於妯。光進命返之。曰。婦違事姑。且嘗命掌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宋王旦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旦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杜衍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

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

范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純仁侍疾。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

張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綺繒文錦以歸。悉

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娶窮嫠。不使一人失所。

司馬旦與弟光友愛篤至。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

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俟。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汝方聞汝礪喪。即棄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莊。

余天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弟天任友愛。

至篤。天任為兵部尚書。方未仕貧時。兄弟率
更衣以出。嘗終歲同衾。其從子晦出帥全蜀。
亦嘗置義莊以贍宗族。

呂祖儉。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
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
年。祖儉必欲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
一年為限。自祖儉始。

范正平。純仁之子。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
遺表。又謂李儀之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

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達正平儀之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

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逾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

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
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
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
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
焉。因言所少逋負。以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
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
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鄭德珪與弟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
則同衾被。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一日為仇

家陷於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奸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死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朞。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去。

單煦友愛兄熙。兄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

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
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驚問之。煦以情告。
其人感嘆。遂輟訟。

元郭道卿。四世祖以孝行著。宋高宗紹興間。有
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元初盜起。居民多
走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祠不去。俱被執。盜
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
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
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

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羊仁。廬江人。元世祖遣將阿朮下江南。仁與兄弟為亂兵所掠。時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遣為良。仁跡知其兄在睦州。弟在邯鄲。皆為役。無恙。乃百計經營。懇貸親故。詣二家求贖之。六年始得。遂其志。小大二十餘口。復同居。友愛篤至。鄉里稱歎。

虞集性孝友。二親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

弟樂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姝。具有恩意。人皆稱之。

劉廷讓。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寘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繼母生三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

能止。凡田廬器物。自取荒瘠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

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主簿。父卒。還家治葬事。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可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不數年。宅後榆柳為之連理。人以為義感云。

宗族

晉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散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唐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中。荒饉。妻勸其異居。乃易置庭樹。鳥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即與兄

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貞觀六年表異其門閭。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宋陳競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居江州自昉至競
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
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
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
羣犬亦皆不食

李昉治家有法子孫守之數世不衰閨門至
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
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
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

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韓琦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沒也。庫無羨錢。寶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范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

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
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
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
何以報之哉

呂公著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
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賜所散至
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
不足至糴以繼之

程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

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
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
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
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
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

吳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
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
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

陸九韶。九齡之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

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弟子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

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

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
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
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
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
所感。

王元伯鎮江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
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
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
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

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兄宣伯卒。即以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卷之六十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朋友之道

嘉言

朋友

易麗澤光。君子以朋友講習。○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毋友不如己者。○朋友數。斯疏矣。○晏平仲善與人交。久

而敬之○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朋友切切悃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孟子責善朋友之道也。○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揚雄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

程頤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張載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呂大臨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祖禹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

如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胡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朱熹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朱子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彞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

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黃榦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

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見識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許衡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師生

禮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
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
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
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論語。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有教無類。
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君子之所以教者
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為

教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老聃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荀卿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

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夫人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廟使然也。今與不

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汗漫
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
者。廟使然也。

揚雄曰。務學不然。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
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
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其
平。一卷之書。必立其師。

王通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黃晞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其失鮮矣。

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顥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也。○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楊時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

師道自居。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遊。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呂大臨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李愿中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

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朱熹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

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

王倫書卷之十一 十一
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饒仲元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

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盛美。治功之成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

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
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
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
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
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
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泐其徒。使
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
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
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

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善行上

朋友

列國齊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夷吾嘗歎曰
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
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

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叔也。

衛卜商。端木賜。皆孔子弟子。孔子嘗曰。吾死
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
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
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
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
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
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魯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
有服乎。荅曰。同寮有相交之義。昔者虢叔。閔
矢。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
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
之達禮者行之也。

漢杜林為光祿勳。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
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一馬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餽可以備之

朱暉嘗游太學同郡張堪素有名稱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嘗執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窮困乃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謂知己吾已信於心也

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游太學子居臨歿以

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
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
不肯受。授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卒業太學。

范式。少受業太學。式與汝南張元伯善。二人
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
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期將至。元伯
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
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
違。母曰。若然。當為尔醞酒。至其日。巨卿果至。

升堂拜飲。盡懽而別。巨卿式字也。後式仕為郡功曹。元伯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其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

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去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拜尚書郎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

習脂少與孔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故舊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為。曹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會赦。免。魏主丕以習有藥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所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後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三國蜀張喬先主以為巴郡太守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喬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

吳周瑜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并堂拜母有無共之

陸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居會稽
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立墳
墓收導其子

吳範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

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際，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之婚娶，置宅居之。又薦于帝，以至顯宦。詹卒，泓製朋友之服，追趙氏祀。程嬰杵曰：「之義祭詹終身。」

南梁范雲。武帝時累遷至尚書右僕射。雲好節

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駸善。駸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唐羅道琮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相善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殞。虜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湔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

負之還鄉

王方翼高宗時為瀚海都護司馬遷朔州其友趙持滿誅死親戚莫敢收其屍方翼曰藥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藪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屍具禮收葬帝嘉之。不罪

王峻為桂州都督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殺之道出峻所峻知其故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告峻曰勢且

全正恐累君。奈何。駿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駿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地。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

吳保安，睿宗時姚雋蠻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見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深入與蠻戰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緡乃肯贖，會

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故。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乃以官貲助之。保安即委蠻。得仲翔以歸。後仲翔為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纓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廬墓三年。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柳宗元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一無母子俱往理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

徐晦憲宗時擢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
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
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
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
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
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
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
負國乎後厯中書舍人強直守正不沉浮於
時

宋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毋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橐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至。

叅政。世為婚姻不絕。

范純仁仲淹子也。仲淹在睢陽。遣純仁到姑蘇。般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純仁曰。付之矣。

侯可。仁宗時為華原主簿。少與申顏為友。顏
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
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
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
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願顏之妹。處室舉
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寔告。適友人
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
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
中稱其賢。

陳襄少孤。益自策勵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鑄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莫之講。襄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

巢谷少舉進士。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友善。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會瀘州蠻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即隱避焉。

陳希亮為太常少卿。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

與蜀人宋輔遊。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希亮
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
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鮮于侁。神宗元豐二年。知揚州。時蘇軾自湖
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
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
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
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王回。哲宗時。為睦親宅講書。與左司諫鄒浩

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
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
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
錢與治衰。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
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
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時有田書者。陽程
人。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之立。書謂人曰。
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得罪。書迎諸途。
浩出涕。書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得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汪應辰。高宗時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平院。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父喪。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又通判袁州。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片南荒。遂為生死。

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兵衛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齋秦檜意。指應辰為阿附死黨。符移訊鞫。徧按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元。金履祥好學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世祖時隱居仁山之下。

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集為知己其在江浙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為問候計千里訪集于涇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

平生益友也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

朋黨之道

善行下

師生

魯有孔子弟子子路初以戎服見拔劍而舞曰古
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
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
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
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聞此言請攝以受教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漢。云。敞師事同縣吳章。平帝時。章為博士。王莽秉政。章忤莽。坐腰斬。當是時。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乃盡更名。

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
章尸歸棺。歛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
高其節義。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
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
年不窺家園。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

鍾興從少傅丁恭受春秋。明帝召興拜郎中。
令授皇太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不受。帝曰：生教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與讓師恭。於是封恭關內侯。

鄭玄事馬融。居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第弟子授玄。玄日夜尋繹。融聞之召見。玄因從質諸疑問。義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已去。吾道東矣。

符融少游太學。師事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論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

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膺。由是知名。

三國。魏牽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免。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著名。

晉許孜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

冲在郡卒。致聞盡哀。負擔奔赴。送喪返葬。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然後歸。

唐陽城德宗時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由是生徒斥斥皆有法度。

戚同文家世業儒。邑人楊懿開門授徒。同文

幼過學舍。因授禮記。輒能成誦。慤異而留之。未終歲。畢誦五經。慤後妻以女弟。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亂。絕意祿仕。慤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何仕。慤遇疾不起。以家事託之。同文為葬其三世數喪。聚徒開講。學者聞之。不遠千里。請益于門。被其教而登高第者五六十人。

宋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

其在湖學。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故其所教者多適於時用。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嘗言劉彛善治水。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時稱湖學多秀彥。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

之簡諒皆出其門○徐積嘗從瑗學。初見而退頭容少偏。瑗忽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曰：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

孫明復以師道自任。時孔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明復之風，就見之。石介執杖履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曾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

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珣攝通守事。

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願受學焉。茂對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對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李之才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

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
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
世。

程顥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
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
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
大而卒無得也。在穎昌時。楊時調官京師。因

往穎昌從學顯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
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
建州林志寧出入文彥博門下求教彥博云
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
使人送顯處志寧乃語游酢及時時等謂不
可不一見也於是同往師焉

朱公掞初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月

揚時得明道之傳而歸及聞其卒設位哭寢

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與游酢同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矣。

譙定初自涪陵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後居蜀，蜀人敬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云。

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己之要。光語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行之。

前氣象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林光朝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遊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

張栻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教之栻退而思若

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杖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嘗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

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
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
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
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
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
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
矣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
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

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編。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從之。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墳典。未嘗少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

則脫然若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
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窮鄉晚出家
畜其書私澍諸人者不可勝數嘗曰秦漢以
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
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
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
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
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有以知其
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

禮之可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蔡元定父焘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食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

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
從元定質正焉。

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
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
盡棄其業。朱熹來守其郡。淳請受教。熹曰。凡
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
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
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
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

問

錢時幼竒偉不群。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

廖德明嘗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

程氏遺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解。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

元許衡至元中辭中書左丞。復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

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
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
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耶律有尚初受業許衡之門其學邃於性理
而尤以誠為本前後五居國學三為祭酒其
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精切以恭敬為
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
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
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

患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海內宗之。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